

一、下文中引自黃榮洛《渡台悲歌》之部份，試譯為現代語文(華語、台灣話文不拘) (25%)

勸君切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都是難
就是客場也敢去	台灣所在滅人山	台灣本係福建省	一半漳州一半泉
一半廣東人居住	一半生番併熟番	生番山在山林內	專殺人頭帶入山
帶入山中食粟酒	食酒唱歌喜歡歡	熟番元係人一樣	理番吩咐管番官
百般道路微末處	講著賺銀食屎難	客頭說道台灣好	賺銀如水一般了
口似花娘嘴一樣	親朋不可信其言	到處騙感人來去	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	分屍碎骨絕代言	幾多人來所信言	隨時典屋賣公山

二、試讀以下鍾理和的《夾竹桃》，試分析其中的寫作背景、社會觀察與主題內容：(請以客語答題 25%)

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裡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這院裡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著他們的日子。他們不相過往，他們的門，單獨的閉著。曾思勉常數次看見這一家不幸遇有官事，或喪葬病痛時，其餘的人們以何樣的態度與臉色對待這不幸的鄰人。他們不但裹足不前，即或從門口經過，他們也要把眼睛移往他處，他們怕禍難會由不幸的人家的窗戶，降落到他們的身上，而戰戰兢兢的跑了過去。他們的臉色，是那麼畏懼而厭惡，甚或他們咒詛鄰人妨害他們的安寧。

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裡的曾思勉，對此，甚感不習慣與痛苦。他為此懊惱了許久，至今他還是那麼悵然。

並且，他幾度經驗過，因為他不在家，他的鄰人跟郵差說不知道，使他數回未接到友人的信件。再碰到像下回那樣的事情時，他不由得對此民族感到痛恨與絕望了。

.....

倒穢水的老頭兒，不知如何，一連一個多禮拜不來倒穢水了——這種現象是很平常的——所以他們無可如何，只好在夜間，偷偷的把穢水倒在胡同口，但並不是自己的院門口而是鄰院的。至於他們這樣做是否對的，那他們不管。第一、巡警官還管不著哩！魯太太曾問過巡警官：他們的穢水要倒到那裡去？他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她，他管不著。還叫她問問市公署去。那麼他們只好照舊倒在胡同口裡，但並非自己的院門口。據邵太太說：「那樣做未免太不講究衛生了！」這樣子他們倒到鄰院的門口去。反正.....去你的，倒吧！

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們聞到一陣一陣又辣又臭的氣味，直往院裡衝。他們打開大門來看，門口是一片濕，那股味道，正是由這裡發散出來的。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他媽的，缺德呀，這是尿呢！」邵太太見鬼似地說。

其次，這也是很明顯的，即他們的知足認命。他們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條牛那麼孜孜地受著命運驅使，從不知抗拒。這幾乎值得讚嘆的精神狀態，是和他們的無知、不潔，與貧窮一樣，到處可以駭倒來自外國的每一個旅行家，和社會學者的。

前院林大順是這樣的。他常常坐在簷下矮凳上，眼睛瞧著灰黑色的牆，臉上並無什麼感覺，這麼小半日不稍一動，像一條影子。雖然那未始不可以說是喪失了思考能力的緣故，但說他也是知足的一個，大概不會差得太遠。

尤其中院的魯啟仲，他是表示得最為明瞭的一個。他在下班回來時，便以小孩車，推著他的今年才滿週歲，呀呀學語的兒子，到哪個車馬稀少的馬路，或太廟等處蹣跚去。逢人便說：今天天氣好呀，怎不到北海玩兒玩兒去呢？好極了！並且，還叫他的兒子：小胖子，你叫，大——爺——。晚上，放倒頭能夠睡得像豬一樣那麼濃酣。

.....

翌日，一具小棺木，在暮色中無聲的被抬向哈達門外去。

傍晚，黎繼榮看見孤獨地，一邊在拉著昔日少年曾拉過的風箱，一邊悄悄地在淌著眼淚的少女時，他突然憶起了昨日曾思勉的話。他由這裡，鮮明地看見一步一步地走向貧窮，更由貧窮一步一步走向破滅的一個民族的影子。

三、試談李喬以詩體所寫《寒夜三部曲》簡要版《台灣，我的母親》之一段，上分析其結構、手法和主題。(請以客語答題 25%)

汗水濕濕 風吹汗水涼涼
 新汗冒出 冷汗濕濕好爽
 滿臉滿手滿腳滿身全是泥土
 泥土有點溼溼 有些暈暈
 就和肌肉混合泥肉不分
 渠發現 力氣是練出來底
 肌肉和泥土共下練來底
 且是源源而生
 伊想到 生命是喜悅底
 在出力出汗中顯現
 且是自由無邊
 赤貧原始的歲月
 卻是美麗愉快人間
 有一天晚上 入睡之前
 燈妹燒一鍋溫水洗腳
 阿漢 笑嘻嘻蹲在一側
 伊專心揉擦腳盤的污垢

奇怪的是
揉脫一層又一層 它總是
脫下新一層的污泥
伊有點心疼 有點慌急
阿漢笑著伸手要幫伊
伊推開渠 繼續揉裏層底泥
人本就是泥土做底 阿漢說
揉盡命揉骨裏還有土泥
人離不開泥土
愛泥土依靠泥土
無泥土 就不能過活
備看著仔林人 全天下人
就是為泥土拼命
泥土也帶給人生痛苦
將來還是回到泥土
阿燈妹停下揉腳 說
生命從泥土來
生命到或不是泥土啊
阿漢搖搖頭 笑著回話
不是泥土 究竟還是
泥土啦 人有一點點
不是泥土 所以孤單
又痛苦 最後
又不得不回歸泥土
阿燈妹搶先講
回去前痛苦 回去時更苦
回去後就無痛苦
無痛苦就是無生命啦
所以 阿漢也搶話講下去
生命就是痛苦底
好在 有一塊土地
痛苦 會減去少許
但是 裏無土地 燈妹講
不過 總會有土地 阿漢答
土地總是分壞人搶去
搶去就當搶轉來
搶來搶去幾時休 燈妹問
死了就休 阿漢說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那時土地人人都有
死了不是萬事休麼 燈妹笑
阿明青傳後代 哪能休
阿漢長長一嘆 繼續講
一代一代 新人換舊人
一命一命 個個痛苦降臨
這就是生命 這正是人

四、試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評論劉玉芳的詩「海鷗」。(請以客語答題 25%)

給光復後語言受阻的爸爸
在沒有國度的天空上
飛翔
聽憑漲潮的聲浪
吞噬自己滿腹鹹濕的泥滷
退潮之後
疲倦的翅拍一曲低能兒
短歌